



FADS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FADS, Vol. 1, No. 1, 2026, pp.1-7.

Print ISSN: 3107-1805; Online ISSN: 3107-181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a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ADS.26.01.01lbmfd>



回望即前行，流散即归家——《非洲流散研究前沿》发刊词

谭惠娟（Tan Huijuan）

摘要：《〈非洲流散研究前沿〉发刊词》立足全球现代化背景，梳理“流散”概念从“大写 Diaspora”（犹太/希腊范式）向“小写 diaspora”（非洲经验）的范式转换。针对非洲流散兼具历史创伤与当代生成的复杂性，本文提出“流散作为结构性症候”与“流散作为创生性诗学”的双重理论坐标系。通过批判性整合萨夫兰、克利福德、格里桑等西方理论，并引入李安山、朱振武等中国学者的“在地性”资源，本刊旨在打破西方理论的横向均质化预设。发刊词首创性地引入“纵向权力结构”视角，指出边缘族裔群体的“生存焦虑”与主流群体的“防御性焦虑”具有深刻的结构同构性，从而在由“主权-主流散-亚流散”构成的等级张力中重构研究议程。在此基础上，发刊词系统阐明了将理论转化为批评实践的办刊路径，通过规划涵盖非、美、欧、拉美等多维跨域流散图景的栏目矩阵，本刊旨在确立以中西双重坐标系测绘研究版图、以本土话语重构世界文学研究格局的学术立场。

关键词：流散理论；非洲流散研究；结构性症候；创生性诗学；等级主义；中国非洲文学学

作者介绍：谭惠娟（通讯作者），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非洲流散研究前沿》主编。研究方向为美国非裔文学、非洲文学文化，电子邮箱：huijuantan03@163.com。

Title: Looking Back Is Moving Forward, Diaspora Is Homecoming: A Message from the Editor-in-Chief

Abstract: This foreword to the inaugural issue of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outlines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diaspora” concept from the “capital-D Diaspora” (Jewish/Greek paradigms) to the “lower-case diaspora” (African experience). In respons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African diaspora—which intertwines historical trauma with contemporary generation—this manifesto proposes a du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diaspora as a structural symptom” and “diaspora as a generative poetics.” By critically integrating Western theories from Safran, Clifford, and Glissant, and incorporating the “locality” resources of Chinese scholars like Li Anshan and Zhu Zhenwu, the journal aims to dismantle the horizontally homogenized assumptions of Western theories. The manifesto pioneeringly introduces a “vertical power structure” perspective, arguing that the “existential anxiety” of marginalized ethnic groups and the “defensive anxiety” of dominant groups are structurally isomorphic, thereby re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agenda within the hierarchical tension of “sovereign-superordinate diaspora-subordinate diaspora.” Building upon t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manifesto systematically articulates the journal’s practical pathway for translating theory into critical practice. The journal curates a thematic matrix that charts a multidimensional, cross-regional diasporic landscape—spanning Africa, the Americas,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and launches special issues that approach intra-Global South dialogues, such as Afro-Latin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se practical initiatives, it aims to map the research landscape with a dual Sino-Western coordinate system and to reconstruct the paradigm of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through indigenous discourses.

Keywords: Diaspora Theory; African Diasporic Studies; Structural Symptom; Generative Poetics; Hierarchical Logic; Chinese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Author Biography: Tan Huijua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he serves as Chair of the China-Afric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Committee and Editor-in-Chief of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f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huijuantan03@163.com.

引言

当代流散研究在经历“路径”与“关系”转向后，成功拓展了文化生成与移动的“横向空间”，却普遍悬置了流散群体在定居国所嵌入的“纵向权力结构”。面对非洲流散兼具历史创伤与当代诗学建构的复杂性，这种理论盲区尤为凸显。更为关键的是，现有研究往往不自觉地陷入“受害者本质主义”，将流散窄化为边缘族裔的专属经验，忽视了占据中心地位的“主流群体”同样存在的隐秘流散体验。

从表象的异质性来看，边缘流散者面临的是被抛离中心的“生存焦虑”，而主流流散者则表现为心理上恐惧失去特权的“防御性焦虑”。然而，若穿透这层权力位阶的差异，二者在深层的人类心理结构上却暴露出惊人的同构性：无论是边缘族裔对文化根基丧失的恐慌，还是主流群体对主权掌控力衰退的恐惧，其内核皆源于对“家园”与“主权”同一性的深层渴求与危机感。基于此种发现，非洲流散研究亟需超越现有的横向均质化预设。鉴于此，本文试图引入中西双重理论坐标，将边缘流散与主流流散纳入同一审视框架，剖析隐藏在非洲流散经验背后的“等级主义”底层逻辑，从而为流散研究提供一种兼具权力批判厚度与心理结构深度的全新范式。正是基于对这一范式革命的迫切呼唤，《非洲流散研究前沿》应运而生。本刊不仅期冀在理论层面完成对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祛魅，更致力于将这一“中西双重坐标系”切实转化为涵盖全球南方跨域互动的批评实践，以此重构非洲流散研究的知识版图。

一、流散词源与范式转换

“流散”是一个既古老又普遍存在的生存现象。公元前 458 年左右，雅典人将伊琴纳岛的居民逐出家园，这段暴力驱逐的史实催生了希腊词汇“流散”（διασπορά）。从词源学分析，英文“diaspora”源自古希腊语动词的英语谐音“diaspeirein”。其中前缀“dia-”表示“跨越、通过、四处”，词根“speirein”意为“播种、散开”。这一词根也衍生出了英语中的“spore”（孢子）、“sperm”（精子/种子）等词汇，暗示了该词最初与生物繁衍、农业播种及人口扩散的内在联系。然而，这一看似中性的“播撒”隐喻，在历史演进中被注入了沉重的创伤色彩。数世纪后，“διασπορά”被《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采纳，用以指代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历史浩劫，即“巴比伦之囚”。至此，流散概念完成了从一般性驱逐向特定神学—历史叙事的收缩——从“播撒”变为“被强制播离故土”，变为“作为流放的流散”。

“流散”的概念内涵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延展。希腊化构成了流散的本体论基础，影响个体身份认同、群体文化传承及社会融入。从最初的希腊模式“海洋型流散”，到“作为征服的流散”的被迫迁徙，这一词汇被注入了更为沉重的历史质感与种族维度。学界普遍将这一演变概括为从“大写 Diaspora”（特指犹太/希腊经验）到“小写 diaspora”（泛指，主要指非洲经验）的范式转换，这说明希腊/犹太原型在面对非洲流散经验时遭遇了危机。

非洲流散经验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分野：其上游铭刻着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被迫迁徙与双重意识的撕裂，形成了以创伤记忆为核心的“旧流散”叙事传统；其下游奔涌着后殖民时代的主动流动与跨国身份的杂糅协商，催生了以创生意识为美学立场的“新流散”书写（Losambe & Ojaide, 2024）。显然，面对这种兼具历史创伤与当代生成、既有被迫断裂又有主动建构的复杂经验，传统的单一范式已力不从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前述“大写 Diaspora”的本质主义执念，构建一种能够同时容纳历史重负与生命韧性的复合型分析框架。基于此，本刊发刊词试图将前述的“旧流散”锚定为“流散作为结构性症候”，将“新流散”提升为“流散作为创生性诗学”，在这双重理论坐标系中，致力于在代际更替、地域流动与美学范式之间，开辟一个跨越英、法、葡三语的非洲流散研究对话场域，为非洲流散研究锚定一个前沿阵地。

二、中西理论坐标中的非洲流散研究

然而，要真正夯实这“双重理论坐标系”，仅靠西方理论的内部演进显然不够。正如前文所述，西方经典范式在遭遇非洲经验时已暴露出深刻的解释力危机。因此，构建这一复合型框架的必经之路，是引入跨文化的批判性对话。这就要求我们将视线投向中国学者在宏观历史与文学文本中提炼出的“在地性”资源，使其与西方的理论转向形成互为镜像的张力。只有在“中西两大理论坐标”的碰撞与交锋中，“症候”与“诗学”的双重维度才能获得最完整的阐释力。

在西方经典理论的坐标轴上，威廉姆·萨夫兰（William Safran）在 1991 年为“流散”概念确立了以“家园记忆、移居地疏离、返归梦想”为核心的特征体系（Safran, 1991, p. 83 - 99），为流散研究的学科化居功至伟。然而，这一框架的“本质主义”倾向——将流散“描述为一个固定的位置，而非一种可以随时间变化、将个体演变成不同状态的流动经验”——难以容纳非洲流散经验的特殊性。当跨大西洋奴隶制造成的“根本性断裂”使故乡已不可返归，“想象中的返归”如何可能？本刊以非洲流散经验的在地分析，持续检验经典理论的有效边界。

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发表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经典论文《流散》（*Diasporas*）（1994）中，对萨夫兰式的本质主义定义作出了有力的修正。克利福德批评传统流散定义过分强调“根源”——即对故土的记忆以及最终回归故土的渴望，认为这种“犹太模式”难以涵盖全球不同流散群体的复杂经验（Clifford, 1994, p. 302 - 338）。他提出，流散研究应当从执着于“根”转向关注“路径”：流散不仅仅是关于失去家园，更是关于旅行、移动和接触。流散群体在移动过程中通过“路径”建立新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执着于原本的“根”。克利福德进一步提出，流散不应被视为一种“受难”的特例，而是一种常态；坚韧性、自我意识和去领土界限化是流散的三大特征。这一理论转向将流散研究的重心从“回归的执念”释放出来，为理解非洲流散群体“在流散中创造家园”的实践提供了更富弹性的分析框架。

如果说克利福德通过强调“路径”为流散打开了横向的移动空间，那么马提尼克思想家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则进一步将流散研究的重心从“取回过去”转向“关系中的生成”，赋予了这一路径以深层的诗学意涵。格里桑以“关系诗学”和“克里奥尔化”为非洲流散研究提供了超越萨夫兰范式的思想资源（Glissant, 1997）。格里桑将对“根源”的迷恋转向对“关系”的建构，将加勒比海的克里奥尔化现象提升为一种能够“无限生成新文化和新经验形式”的全球性力量。在格里桑的视野中，归宿不是返回到一个想象中的起源地，而是在关系网络中持续生成的“在此性”。这一思想为理解非洲流散群体“在流散中创造归宿”的经验提供了本体论支撑。

基于关系诗学对流动空间的建构，天普大学“非洲学及美国非裔研究系”教授莫莱菲·凯泰·阿桑蒂（Molefi Kete Asante）并未停留于抽象的生成，而是更进一步将理论落实为具体的命名政治与身份重构。阿桑蒂将流散者的主体性从殖民命名的客体锚定为非洲中心主义的主体（Asante, 2007; Falola, 2021），证明了这种对文化身份的主动塑造不是怀旧，而是以符号操作为手段的、对文化血脉的主动取回。其非洲中心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使“呼吸非洲，活出黑人性”成为流散者无需辩护的日常（Asante, 2024）。在阿桑蒂的视野中，真正的流散归宿不是返回到一个想象中的非洲起源地，而是将“非洲”作为一种本体论资源，内化为生命呼吸般自然的存在方式。

上述西方与非裔学者的理论脉络，完成了从“本质主义回归”到“横向路径生成”再到“本体论重构”的演进，极大拓宽了流散研究的边界。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具体的非洲历史与文学现场时，中国理论的坐标轴正提供着不可替代的透视。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从中国学者的宏观历史视角切入，为流散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他以“移民裔群”与“全球非洲”为关键词，一方面在宏观历史层面指出，白人在定居非洲的多种族移民中占据优势地位，难民成为非洲出境移民中的痛点且绝大部分逃难并居住在非洲大陆特别是邻国；另一方面，他将泛非主义运动与“全球非洲”理念的建构相勾连，指出非洲移民裔群“适时提出‘全球非洲’的理念并积极帮助非洲的发展和建设”（李安山，2024）。

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及其团队以“非洲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带有鲜明的流散症候”为基本判断，将非洲流散文学区分为异邦流散、宾土流散、殖民流散与本土流散四大类型（朱振武，2017，2025），其核心洞见在于：流散不仅指涉跨国迁徙者的生存经验，更是一种殖民历史内化于非洲文学创作的结构性的征候。即便未曾离开故土的作家也因殖民历史与文化冲击而深陷“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的文化归属困境，这正是“本土流散”的学理价值所在。

与此同时，新派学者洛桑贝（Losambe）与奥贾德（Ojaide）在《劳特利奇新非洲流散文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New African Diasporic Literature*）（2024）中，以“流散意识”取代杜波依斯（Du Bois）的“双重意识”，并以此为核心分析范畴，将新非洲流散文学划分为三大美学代际：桑科法式的流散思潮、雅努斯式的流散思潮与新抵者的衍生流散（Losambe & Ojaide, 2024）。与朱振武不同，洛桑贝与奥贾德的划分以“流散意识”——由个体流散经验塑造的世界观——为分析支点，将研究重心从“迁徙过程”转向“定居非洲人共同体的动态生活实践”。值得辨析的是，朱振武的“本土流散”所处理的是物理空间上“未曾迁徙的流散”，而洛桑贝与奥贾德的三大代际——即便是看似从未在精神上离开故土的“新抵者”——均以地理空间的跨越迁徙为前提。两者的理论前提存在根本差异。

中西两种理论划分各有其解释力边界。它们共同面对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经典流散理论能否有效解释非洲流散经验的独特性？在本刊的视野中，这种对话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概念的横向比对，更需深入到流散群体所处的具体权力结构之中。因为，无论西方理论如何拓展“路径”与“关系”的广度，其往往仍倾向于将流散视为一个相对均质的、横向展开的文化整体；而要真正触及非洲流散在定居国（如种族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遭遇的深度压制，我们还缺乏一种穿透垂直权力网络的解剖理论。

三、本刊的学术立场与前沿议程

在上述理论坐标系中，我们必须警惕一种潜在的认知盲区：前述西方与非洲流散学者极大拓展了流散的“横向空间”（如路径、关系、克里奥尔化），却往往悬置了流散在定居国所嵌入的“纵向权力结构”。梳理并接受流散学术史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那个不可动摇的由上至下的压迫结构。如果脱离了“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的中心对比视角，对边缘流散的研究，就如同只分析一座金字塔底层的砖块如何相互挤压与摩擦，却刻意抹去了塔尖的存在，从而掩盖了这座建筑整体不可动摇的“等级主义”底层逻辑。基于此，本刊确立以下三重学术立场：

第一，坚持流散的“结构性症候”与“创生性诗学”的双重维度。流散既是殖民历史与全球资本强加的结构性处境，如朱振武揭示的“流散症候”与李安山论析的“移民裔群”的全球分布与难民痛点；也是流散者在断裂处创造出新生活、新文学与新归属的创生性实践，如格里桑阐发的“关系诗学”与洛桑贝与奥贾德勾勒的三大美学代际。将流散从“受难特例”释放为一种“常态”，强调流散群体的柔性适应与去领土化能力，这为理解非洲流散文学中创伤与创造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理论空间。但本刊更强调，这种“诗学创造”并非在真空中的路径生成，而是始终处于“塔尖”的纵向凝视之下——边缘群体内部的横向摩擦与美学协商，本质上是由主权结构的纵向压迫所规定和制造的。因此，流散既是被强加的断裂，也是主动生成的家园，这两个维度在权力的等级张力中不可偏废。

第二，推动理论的“对话性”与“在地性”的双向建构。无论萨夫兰的经典定义、克利福德的路径转向、洛桑贝与奥贾德的代际谱系，还是朱振武的四大流散划分与李安山的全球非洲史观，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前提与解释边界。克利福德对“根”与“路径”的重构，尤其启示我们：流散研究不应固守本质主义的“回归执念”，而应关注流散群体在移动中建立新联系的实践智慧。然而，西方理论的普遍化陷阱在于，往往忽略了主流群体因“恐惧失去中心”而产生的“防御性焦虑”，以及在此心理下对边缘流散实施的二次排他。本刊致力于在不同理论传统之间建立批判性对话，引入中国学者对“难民痛点”、“本土流散”等在地性资源的剖析，正是为了补足西方理论在“垂直权力结构”上的盲区，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非洲流散研究话语。

第三，聚焦“流散诗学”的多元形态。本刊将“流散意识”作为核心分析范畴，聚焦流散作家如何在语言、叙事、形式等美学层面，将流散经验转化为独特的文学创造——无论是桑科法式的回望、雅努斯式的双面协商，还是新抵者的元流散叙事，抑或蓝调与爵士中的持续时间哲学。克利福德的“路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策略：不再将流散文本仅仅视为对故土的怀恋或对创伤的再现，而是将其视为在移动、接触、翻译与混杂中持续生成的“路线图”。流散文学的创造性恰恰体现在作家们如何将被迫的移动转化为主动的路径建构，将离散的碎片编织成新的意义网络。

为将上述学术立场转化为切实的批评实践，本刊创刊号在栏目设置与篇目遴选上进行了系统性布局。本刊始终秉持拥抱与尊重多元全球流散经历的学术理念，力求呈现一幅立体、多维的跨域流散图景。首期专论既有提纲挈领的《理解非洲移民裔群：学术史梳理》，以正本清源、厘清学科脉络；亦有直击本刊核心议题的《美利坚“流散民族认同”与“主权国家认同”的悖谬谱系》，该文精准切入定居国内部的“纵向权力结构”，深度剖析主流群体的“防御性焦虑”与边缘流散群体的生存博弈。在空间版图上，本刊突破了单一地域限制，不仅涵括了经典的“非裔美国流散书写”，更将学术触角延伸至常被西方理论遮蔽的“非欧流散书写”，揭示其“本土流散”的隐性困境。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本刊依托前述“中西双重坐标系”，从“中国非洲文学学”的自主理论视角，重磅推出了“非拉流散文学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专题，这不仅是对全球南方内部跨洋文学对话的实证考察，更是以中国本土学术话语破解西方中心主义阐释窠臼的前沿尝试，旨在切实深化与拓展流散研究的理论边界与版图。

上述从非洲横跨美、欧、拉美三大场域的专论并非孤立的个案集合，而是共同勾勒出当代非洲流散经验的复杂光谱：它既是在地主权博弈与身份撕扯的微观缩影，也是全球南方内部文化联结与

互鉴的宏观显现。这些学术图景深刻昭示，面对如此多点开花、纵深交织的流散现实，任何单一的学科视角或线性的历史叙事都已难以为继。传统非洲流散文学铭刻着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被迫迁徙、双重意识的撕裂与黑色大西洋的文化纠缠；新非洲流散文学则承载着后殖民时代的主动流动、跨国身份的杂糅协商与定居地动态生活的诗学建构。站在非洲流散文学研究的理论交叉路口，本刊以中西双重坐标系测绘研究版图，以批判性对话拓展理论边界，以中国学术的独特视角重构研究议程。既回避旧流散的创伤遗产与历史断裂，亦不囿于乡愁式的回望执念，而是致力于在桑科法式的智慧回望、雅努斯式的双面协商与新抵者的衍生创造之间，开辟一个跨越代际、语种与地理边界的对话场域。我们相信，流散不是断裂的终点，而是关系与创造的起点——在此意义上，回望即前行，流散即归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史》（项目编号：13AWW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Tan Huijuan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0855-8511>

References

- Asante, Molefi Kete (2007). "Molefi Kete Asante/Arthur Lee Smith Jr. (1942-)." BlackPast.org, <https://www.blackpast.org/african-american-history/asante-molefi-kete-arthur-lee-smith-jr-1942-2/>.
- Asante, Molefi Kete (2024). *Defining Afrocentricity*. Universal Write Publications.
- Clifford, James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3): 302–338.
- Falola, Toyin (July12, 2021). "Molefi Asante: Breathing Africa, Living Blackness." *Naija Times*, 12, July.
- Gilroy, Paul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lissant, Édouard (1997).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osambe, Lokangaka, and Tanure Ojaide (Eds.) (2024).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New African Diasporic Literature*. Routledge.
- Safran, William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 (1): 83–99.
- 李安山 (2024) : “从移民裔群到全球非洲：非洲移民史再探”，《世界民族》（5）：1–18。
- [Li, Anshan (2024). "From the African Diaspora to Global Africa: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African Migration." *World Ethnic Studies* (5): 1–18.]
- 朱振武、袁俊卿 (2019) : “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7）：135-158+207。
- [Zhu, Zhenwu, and Yuan Junqing. (2019). Diasporic Literatur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Age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7), 135-158+207.]
- 朱振武 (2025) : “非洲流散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比较文学》（4）：2–15。
- [Zhu, Zhenwu (2025). "Marxism in African Diasporic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4): 2–15.]

（责任编辑：李蓓蕾）